

十字架下

京青題



傅溪鹏 著

沈阳出版社



十字架下

傅溪鹏 著

沈阳出版社

1988年·沈阳

封面题签 范 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封面设计 齐 欣
责任校对 卢 其

十 字 架 下

傅溪鹏 著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 阳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frac{1}{2}$ 字数 200000

印张 9 $\frac{1}{3}$ 插页 1 印数 1—2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16-2/I·48 定价: 2.70元



作者简介

傅溪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泉州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著有《元帅的女儿》、《蓝色的成方圆》、《名人足迹》和《斯韦思林杯上闪光的名字》等报告文学集。

目 录

斗室大海.....	1
——记著名雕塑家刘焕章	
引人深思的悲剧.....	13
——一个女工程师自杀的真相	
从篮球场上走来的作家.....	33
——访作家冯骥才	
走向明天.....	47
——庄则栋近事	
不朽的爱.....	63
——记著名画家孙滋溪	
与世界拳王阿里相聚的时刻.....	80
——空中采访散记	
华夏土地英伦花.....	91
——记中央电视教学《跟我学》英国教师凯瑟琳小姐	
刘亚洲.....	104
——记著名青年作家	
十字架下.....	116
——记李铭义	
一支为平民唱歌的笔.....	137
——访著名作家苏叔阳	
刘晓庆在川藏高原.....	149
——《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	
长城考察站的“黑户口”.....	170
——记中国南极考察队摄影师邵振堂	

海，就在他的胸膛·····	187
——一个画家的足迹	
翱翔吧，展开你歌声的翅膀·····	196
——记歌坛明星彭丽媛	
老树根与小提琴奏鸣曲·····	210
——记小提琴手与树根雕刻家苏志远	
她从梦中来·····	225
——记青年演员丛珊	
慈母心·····	235
“710”行动·····	253
紧紧牵扯在一起的两颗心·····	280
——中国乒乓男队主教练许绍发与他的妻子	
真的，美的·····	288
——影星相虹恋爱结婚趣事	

斗室大海

——记著名雕塑家刘焕章

一

循着一阵时起时落的当当敲石声追寻，跨进一个院门，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道朝前眺望，扑进眼帘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健壮颀长的身影。他裸露着肌肉发达的胸背，正挥舞铁锤，击打铁钻。坚硬的石头，不时爆起火星，热汗象雨水般飞洒。

他是石匠？不！他那高高的阔额，紧拧的眉心，炯炯的目光，深沉的表情，古铜的肤色，卷曲的络腮胡和黑发，无不隐约显露出艺术家的风姿气质。他叫刘焕章，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副研究员，我国著名的雕塑家。

他正在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天井里全神贯注地雕琢着一件石雕——一个洁白无瑕的“少女”。她是那样纯朴、美丽、可爱。可她为什么捧脸躬身跪地，双肩抽动颤抖，痛苦饮泣？她遇到了什么不幸，如此伤情？她是捧着一颗忏悔、内疚、自责的心？还是……对，就命名“无题”吧，留给观众去猜度，联想，深思……

从刘焕章那长满老茧、与老石匠完全一样粗糙的双手中，诞生的精致艺术品何止这一件。环顾四周，屋檐下，墙角里，悬挂着、摆放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石雕、木雕、玉雕、泥塑、石膏像。有已竣工的，也有半成品。小厨房里的碗架上、

炉台上，高高低低的人物雕、动物雕，也正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仿佛在等候主人的检阅。如果把视线移进雕塑家那狭小的斗室，这里除一张供三口之家憩息的大床外，没有电视机，没有电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大立柜，没有大沙发，没有五斗橱……书架上、小桌上、床架上、条凳上，眼光所及，也摆满了千姿百态、神韵丰溢的雕塑。唯一的空地，便是一条只能供一个人进退的过道……

斗室呀斗室！积年累月的烟熏火燎，顶棚墙壁已是那样灰黑破旧，可你却承载着数以百计的雕塑，蕴藏着雄浑深沉的美与力量；奔腾着大海一样的胸潮；凝聚着赤诚炽热的心血；记录着艰辛的登攀与跋涉……

二

无数束诧异的目光，一齐投射在年轻的刘焕章身上。他衣衫褴褛，满脸络须，不修边幅，拎着挎篮，篮里放着几块半成品的木雕，在街道旁边的人流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手握着一块木头，一手握着刻刀，埋着头，聚精会神地刻呀刻。

他的装束和举动，令人疑惑不解。

“这人可能有精神病……”

人们低低的议论声，随着轻风送进刘焕章的耳朵。他听而不闻，目不旁顾，依旧专心于手中的雕刻……

他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出来分配在雕塑创作室已有数年，仍是单身汉，住在三里屯。创作室在东大桥，与住处相距不远，可以走着上下班。醉心于创作的刘焕章，连上下班的时间也不放过。偶尔出外办事要坐公共汽车，在站台上等车他刻，在行驶的车上他也刻。竹篮是他形影不离的亲密伴侣。

他用他的刻刀孜孜不倦地刻进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明天。

那时的东大桥还是郊区，有一条小河直伸三里屯。刘焕章走着，一双惯于探究生活的眼睛，象是两只灼亮的探照灯，不时在河边搜寻着什么。蓦地，几块大大小小的石头如同磁铁一般，把他吸引了过去。他放下竹篮，掏出一把小铁锤，在硬石上敲敲打打，判断它是否可供雕刻。

一些雕塑家对硬质材料的石头、木头、玉料，常常有所畏难，刘焕章相反。他从小就对它们发生浓厚的兴趣。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富有民间艺术传统，外祖母有一手灵巧的剪纸手艺，常常用彩色硬纸剪株花草，剪个影人，让小焕章玩赏。这诱人的艺术之浆不知不觉浸润了刘焕章的心田。他刚懂事，便学着用高粱秆做马，做车，做枪。上小学后，他的劳作、画画，成绩最优。捏泥人，剪图案，都比人手巧。他家地近开滦煤矿，渴求探索的好奇心，驱使他跑到一些如大小山头的煤堆上去戏耍。他发现一些有点象小动物的煤石，如获至宝，头脑里立刻冒出要把它们刻成小狗、小鸡、小猴的念头。

小焕章对雕刻入了迷。上国语课时，还在课桌下摆弄他的小玩意儿。

“刘焕章，你在干什么？”国语老师走到他面前问。

刘焕章满脸通红，心扑扑跳，低下了头。

老师把刘焕章手中的小雕刻拿过去细细端详一番，露出笑脸说：“刻得不错嘛！给你介绍个老师跟着学，愿意吗？”

“那还用说！”刘焕章惊喜地向国语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从此，小焕章拜了著名的金石书法篆刻家金禹民为师，

学刻印钮，开始踏进雕刻艺术的门槛。

酷日暴晒，泥土和石头都象在吁喘，冒出热气。刘焕章蹲在河边敲击着一块花岗岩，已有好几个小时。石头太大，他打算先雕个大体，然后搬运回去。汗溪在棱角分明的脸盘上，在青筋爆起的颈脖上，在浑厚健壮的宽肩上爬行。随着手臂挥锤的晃动，汗珠一串串挥洒。

对于较大的石雕艺术，这时的刘焕章还处在学步阶段。其实，刘焕章满可以选择一条省时省力的道路，象许多雕塑人员那样，去做泥塑，然后交给工人刻成石雕。也许是对雕刻艺术的特殊感情，也许是醉心于想探索一条雕刻艺术的新途径，刘焕章偏偏要握着刻刀，握着铁钻，挥起铁锤，亲自尝尝这门他在学院里根本不曾学过的雕刻艺术的滋味。他曾在建筑雕塑艺术工厂拜过师傅。开初，他连铁钻都把不稳，可非刻大型人物不可。老师傅有点不高兴：“好高骛远，瞎刻去吧。”刘焕章不吱声，心里攥着一股劲，埋头干。手腿酸疼，不管；手掌起泡，不管；敲破皮肉，不管。他原本有雕刻基础技术，加上勤奋好学，终于很快掌握了要领，把一个人物雕刻出来了。师傅看了，深深为徒弟的艺术才华，更为徒弟的意志、毅力惊讶，钦佩。

在河边震荡的当当凿石声，好象一支动听的乐曲。行人自觉不自觉地集拢来观看。噢，他原来是一个雕刻家。坚硬的石头，在他那双强有力的手下那样驯服。看，大文豪鲁迅雕塑的雏型出现了……。突然，一锤失手，雕像被敲掉了一角。完了，前功尽弃。雕塑家脸上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围观者无不为之惋惜长叹。也许功夫还不到家？也许太饿太累了？总之，他应该休息一下，吃喝点什么，积蓄些力量再干。可他顽强地站了起来，用粗大而灰黑的手掌，从脸上抹

下一把汗水，用力一甩，象是甩掉了懊丧和失望。他毫不犹豫地，把刻坏的石雕遗弃在一旁，跨着大步，在另一块青石前蹲了下来，拿起铁锤、铁钻，又敲了起来，那叮叮当当的声响在空中悠然飘扬。他多么象一个歌颂生活的音乐家。

河边成了刘焕章的雕刻工场。上下班时间，假日，他都在这里敲呀打的。石头，雕塑，就是他的生活的一切。从夏雕到秋，从秋雕到冬，忘了冷热，忘了饥渴……

他拖着疲惫的双腿，带着一身的寒气，满身的尘土，踏进冷清清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天黑下来了，灯也懒得去开。猛然，他感到那样饥饿。他在桌上、碗柜里翻找，搜寻，想找一只凉包子或硬馒头充饥。可什么也没有。他呷下一口热水，一眼看见地上的生土豆，不及思索，一把抓起，在水龙头下一冲，啃了起来，吃得那么香。

夜深了。他面对摆满地下、桌上的石雕：思虑深沉的鲁迅像，意气风发的炼钢工人，活泼可爱的红领巾，威镇百兽的雄狮，腾蹄飞驰的奔马，轻快欢跃的小鹿……他笑了，笑得那么会心含蓄。他太困了，眼皮沉重得睁不开，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趴在桌上，沉入梦乡……

三

一天，刘焕章到煤铺买煤和劈柴，发现墙角的劈柴堆里，有一段粗木头。他走近去，把木头翻过来掀过去看了又看，是一块柏木。

“老师傅，买这块木头行吗？”

“只卖劈柴，不卖整块木头。”

刘焕章碰了一个硬钉子，怏怏不乐地离开了煤铺。走出

一段路，灵机一动，又趑了回去，向老师傅诉说自己的职业和想买这块木头做雕塑材料。起先老师傅仍坚持不卖，经不住刘焕章苦苦恳求，总算卖给他了。刘焕章兴致勃勃地用绳子的一头拴住木头，另一头搭到肩上，一口气拖回家里。

刻个什么呢？他还没有准主意。待到削去黝黑的皮面，裸露出杏黄透红的木色，细密柔美的木纹时，他猛然灵机一动，对，雕个东方少女。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构思。

他的斧头，他的刻刀，在日光下忙碌，在月光下飞舞，在灯光下闪烁。在这尊雕塑上，他灌注进多少心力和时光，他浇洒下多少年汲取积蓄的艺术浆液……

1961年，在美协举办的雕塑展览会上，江丰、刘开渠、王朝闻、华君武等美术专家及权威鉴赏者们，都为这一尊清新、隽永、深情的“少女”头像雕塑赞叹不已。作品刀法洗炼娴熟，线条柔美。那整齐的短发，杏黄闪亮的脸蛋，弯弯修长的月眉，微微下垂的眼睑，笔直的鼻梁，闭合的朱唇，柔嫩的颈项，丰圆的胸肩，溶西方雕塑的形体美和力度美于一炉，栩栩如生、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东方少女的含蓄、内秀、静谧和特有的风采、神韵和魅力……座谈会上，留言簿上，报刊评论里，一片赞美声。人们预言，作者刘焕章将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雕塑家。

雕塑，没有背景，没有道具，是一种占有空间的面面观艺术，是通过形体造型、立体线条、姿态表情，来表达心理，抒发情感，给人以感染、联想和启迪的艺术。刘焕章崇拜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艺术，崇拜雕塑大师菲蒂亚斯、唐拿泰罗、米盖朗基罗，敬仰18、19世纪法国的雕塑家罗丹及其高徒布得尔、马约尔、朋蓬……《维纳斯》、《奴隶》、《大卫》、《思想者》等名作，给了他

深刻的启示。然而，刘焕章并不被西方五彩缤纷的雕塑艺术所困囿，而是吸取其精华，同时潜心沉涵于对祖国古老丰富的雕塑艺术的探讨和开掘。

追寻着戈壁沙漠的海市蜃楼，幻梦着西域天边的晚霞佛光，刘焕章在鸣沙山峭壁下的敦煌石窟，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

忍受着饥渴劳累，满怀着艺术追求，刘焕章从天水步行去麦积山石窟，来回一百二十里，还背回一大包沉甸甸的临摹和创作。

留连于西安古都，陶醉于昭陵六骏，刘焕章为古代雕塑线条的连贯、体态的丰满、曲直的变化、方圆的结合和富有音乐性、文学性而倾倒折服。

踏遍祖国山水，出入历代寺庙，在佛像面前，刘焕章感受到庄严、凝重、虔诚、欢悦的气氛和情感……

说美术家游山玩水，是不公平的，不如说他们是“苦行僧”。在刘焕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用麻袋从南中国农村背回来多少木头；蹬着三轮车从郊区荒野和市区胡同，寻觅运回多少石头；花钱四处收买过多少玉料和木料；甚至探亲访友时，也没有忘记搜罗点雕刻材料。他们那个大杂院的院门内两侧，就高高地垒着数不清的石料和木头，院门外的胡同里，也列队般堆放着许多张牙舞爪、怪里怪气的大树桩。

面对一块从劈柴铺里买来的这块树桩，刘焕章已经思索了不知多少回。他用斧头砍了几刀，打算雕只什么动物，可又觉得不合适，放下了，困惑地坐了下来，良久地对着木头观察、沉思。耳边传来邻居收音机里昂扬激越的进行曲。他看着树桩，心音伴着乐曲飞旋跳跃。突然，一个幻影出现在

他面前，树桩上那沿着弯曲木纹毫无规则地断裂开去的杂乱的横断面，多么象一头被狂风吹拂扬起的乱发。这不正是一个心潮激涌、情绪亢奋的乐队指挥？演说家？跋涉者……

刘焕章立即确定雕塑一个《狂想曲》的头像，利用自然断裂的木纹做头发，不作一点修饰，逼真而形象……雕像完成时，正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暗合了人们向四化进军的意气风发的风貌……

四

才华一旦陷于暴力的囹圄，如果不抗争，便可能窒息湮灭。刘焕章绝不肯屈服于这种境遇。尽管在“政治风暴”冲击下，他有过懊丧，失望，一时冲动，还亲手砸碎过自己的作品，但他仍然执着地追求他心爱的雕塑艺术。

70年代初，当他被迫三更半夜背着行李，接受点名，跟随队伍开跋到磁县“五七”干校去时，不象有些人那样情绪激昂，高呼口号，而是默默地、几乎无表情地走了。然而，谁会知道，他的胸腔里翻卷着另一种心潮？他的行李卷里悄悄塞进一束刻刀……

刘焕章被选中去管理一片菜园。这差使简直是个肥缺。菜地离干校十几里路，独门独户，自由自在，可暂时不受“集体”的约束，躲开“政治潮流”的冲击。但是，要做好这一工作，不受斥责，除了能吃苦受累，不怕脏，不怕累，还得忍受孤单和寂寞。刘焕章现在他把过去热衷雕塑的心力和时光，一下子全部倾注进他的菜地。他下种，移苗，浇水，施肥，锄草，松土，喷药，捕虫，俨然象个经验丰富的菜农。从他那双握惯了刻刀的手里，源源不绝地创作出各种各样新的“艺术品”：菠菜、芹菜、西红柿、茄子、青椒、黄瓜、圆

白菜、大白菜……

风吹日晒，刘焕章的古铜的肤色更黝黑了。瘦削的脸庞，悄悄爬上了细细的皱纹；衣着更加褴褛了，浑身上下总沾满泥土。在干校里，再也找不出比他更邈邈的人啦。在某些人的眼里，他可说是改造得够“彻底”的“老九”，雕塑的“幽灵”，大约早已离他远去。

一天，一个老朋友来到他的草屋，无意间发现旧床单罩盖着的床底下，塞满了“私货”：树桩、木头、怪石、锤子、斧头、刨子、凿子，不禁大吃一惊。

“你……”

“别声张。”

“少女”佳作的额头上被打上黑“×”的阴影，骤然在刘焕章和来访者眼前闪现。沉默，沉默心心相印。

一个艺术家被迫放弃自己的创作，是痛苦的。刘焕章不甘心年华如水，白白流逝。偶尔赶集时，刘焕章会从棺材铺里买回一截木头；为连队食堂下河摸鱼，他会避人耳目拣回几块怪石；在田野乡村走路时，他会悄悄扛回一块烂树根。深夜，星光下，银辉里，他的锤凿声和着遍野虫鸣，组成一支动人的小夜曲。他在夜曲声中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朝霞染红天边时，刘焕章站立在大堤上，俯瞰视察他的蔬菜“领地”，手上常常握着他的“武器”——刻刀；暮霭笼罩茅屋前，刘焕章坐在瓜棚下，欣赏将要收获的果实，手中还是握着他的“武器”——刻刀……

随着政治温度的下降，对艺术创作的围剿声逐渐低了下来。土地有点湿润，春风悄悄送暖，“藏龙卧虎”的干校里，画家的画，雕塑家的小品，偶尔出现了。于是，刘焕章的实用艺术品也慢慢为人所见；别具一格的旋转椅，奇离古

怪的小板凳，精致实用的擀面杖，严丝合缝的小圆盒，还有栩栩如生的小乌龟、小鲫鱼、小公鸡、小知了……

五

跨出家门，走在胡同里，沈朝慧依然记挂着家里的事。焕章这个人呀，对他真没法子。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两点多，今天一大早起来，又抱着他的雕塑不放。叫他洗脸，忘了；叫他照看一下牛奶，奶潻了；叫他吃饭，搬不动。不提醒换衣服他可能要穿上一个月也想不起来换，把干净衣服放在床上让他换，也会忘得一干二净；中午让他自己做饭，不是夹生，就是烧焦，有时竟把煤气开着白白烧几个小时；弄得女儿不愿跟他在家受“午餐”的罪，而去学校搭伙。唉，迷上雕塑没什么不好，但多少也要有个正常的生活秩序呀。我怎么会碰到这样一个丈夫……

埋怨吗？是，也不全是。1961年，待职闺中的沈朝慧，是一位十分热爱艺术的姑娘。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少女》雕塑，一下子迷上了。她暗暗吃惊，这《少女》怎么象自己？她那文坛元老的父亲也甚为惊异地说：“太像你了！朝慧。”

尽管父亲与美术界素有来往，也略知年轻雕塑家刘焕章，可沈朝慧不认识他。看了雕塑《少女》以后，她却不知不觉地对刘焕章产生了敬慕之情。

后来，中央美院的同志要小沈做个雕像，她在雕塑创作室见到了刘焕章。好一个大胡子，好一副邋遢相。不过，他浑身洋溢出来的才气，他的勤奋，以及他那率直、真挚、坦荡的性格，倒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性格内向、文静端庄的沈朝慧，同爱激动，直率得不会

转弯的刘焕章相爱了。熟人朋友都担心他俩的个性相去太远，难以协调。小沈却抱着对雕塑家的幻想：在辅佐丈夫的同时，一起建设一个美满舒适的小家庭。可生活的现实教育了她，醉心于事业的人，常常是不企求物质生活的安逸的。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过着比一般人要简朴的日子。她原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从舒适的家庭走进这个新家的。因此，在乌云蔽日的年月，她与丈夫一起饱尝了人生旅途上的磨难和艰辛，未曾有过一句怨言。她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担起一切繁重的家务。每天晚上，她已习惯于在拥挤的斗室里，听着刺耳的铁锤斧凿声做事。连他们的女儿也是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长大和做功课的。有时，她下班回来，一推开门，屋里狭窄的地盘，铺满木屑碎石，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她二话没说，拿起扫帚、簸箕就打扫起来。当然，她偶尔也要发一句半句牢骚。有一次，外面下着大雨，屋里又挤得不行，刘焕章竟跨坐在门槛上，双脚夹着木头，在门口屋檐下继续刻他的作品。劝他歇一歇，他连头也不抬一下。她不禁想起德国画家门采尔的一个典故，没好气地冲他数落了一句：“你简直得了雕塑狂热症。”这下刘焕章倒开腔了：“我希望这是不治之症。”

刚结婚的时候，沈朝慧把生活上管不好自己的丈夫，比做是一块璞，她幻想过当一个改造他的“雕塑家”，可她失败了。如今，她反倒潜移默化地被他“雕塑”过去了。她关心他的事业，乐意为他奔波，搜集和找借资料；她精细地在上下班的车上、街上帮他观察生活，注意人物的形体、姿貌、表情；她高兴听他清晨睁眼第一句话就说雕塑，临睡前的最后一句话也谈雕塑。啊！雕塑，雕塑，你已经成为这对伴侣的生命了……